

TIANXIA EJIAO

天下阿胶

阿胶

董汉勇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天下 阿胶

董汉勇◎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下阿胶 / 董汉勇著.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3.1

ISBN 978-7-5059-8012-9

I. ①天… II. ①董…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10548 号

书 名	天下阿胶
作 者	董汉勇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0)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125)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姚莲瑞
印 刷	北京盛世双龙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24.25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59-8012-9
定 价	29.50 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http://www.cflacp.com>

前 言

来的是为了离开，离开是为了回来。

《史记》上记载的济水就是大清河，后因黄河改道，不但改变了它的面貌，连那名字也都慢慢湮灭了；而小清河是区别于大清河来的，没有了它的陪衬，小清河的名字也显得孤单了。

小清河的重要源头是泰山北麓千佛山边的趵突泉，那泉水流出深潭后回回转转，形成了别样的景致；水出了趵突泉，往北几十米就是老西门，原来省城的西大门，水沿护城河向北远离了千佛山，穿过了千年名湖——大明湖，蜿蜒向东北而去，绕过华山就出了济南，一路穿州过县、直奔大海，遇险窄而奔腾速过、逢宽松则款款缓行，滋润了沿途的土地、养育了沿岸的民众，其间有多少人家因其而兴、又有多少商贾因其而富。

千百年沧桑巨变，现如今轮回依然。济水虽然没有了，但历史的印迹不曾消失，济南城的名字就是最好的证明，况且济南还有趵突泉这天下独一无二的好景致，自然吸引了天南地北的商贾巨富、达官贵人、贩夫走卒来此生活。有人来的同时，也有无数的人从这儿离开；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那些来的、离开的，还是回来的，都不会忘记：现在是过去的总结，将来是现在的延续。

现在是过去的总结，将来是现在的延续。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潮起潮落魏桥事	无可奈何伤别离	1
第二章	国是艰难民亦然，	不畏困苦英少年	22
第三章	老胶坊虚心学艺	新工艺初露锋芒	47
第四章	一心一意谋经营	千辛万苦建胶坊	61
第五章	对手跟风挖墙脚	无偿公布新秘方	74
第六章	韩复榘庙会吟诗	福华堂名扬山东	87
第七章	满腔热情感人泪	义薄云天动人心	95
第八章	无意入住大观园	尽心经营回报全	118
第九章	芙蓉街夜救梦菡	明湖畔笑问姻缘	144
第十章	大观园戏恼嘉怡	泰山涧花落无意	152
第十一章	行大婚邹平祭祖	捐善款不留姓名	162
第十二章	上北平初显身手	前门店大放异彩	172
第十三章	东阿镇祭奠于太	开分店青兗二州	185
第十四章	大义兼并芙蓉堂	马皮事件灭火忙	200
第十五章	新老合并实力强	誉满天下大胶坊	222
第十六章	张冠李戴引祸端	阴差阳错险被杀	239

第十七章	大乱送亲离危城	临危受命心难平	252
第十八章	兄弟齐心八方行	忍辱负重不计名	274
第十九章	受陷害身临险境	施巧计智除对手	287
第二十章	深秋月夜别家园	埋名避祸在灵岩	300
第二十一章	冒险搭救交通员	夜行柳埠保佛安	309
第二十二章	威逼无奈回济南	暗度陈仓去寿光	322
第二十三章	光复胶坊重开张	唇枪舌剑争会长	336
第二十四章	坚守抗日被收监	寒夜送药磁窑站	344
第二十五章	秋叶飘零落台湾	春花怒放又团圆	361
后 记			377

第一章

潮起潮落魏桥事 无可奈何伤别离

《 1 》

老邵家熬阿胶是十多年前的事情了。

老邵家那制作阿胶的生意，二十年前就不行了；其实不是技术不行了，也不是熬胶的驴皮没有了，连熬胶用的水都没有变化，依旧是从济南那泉子里咕嘟咕嘟冒出来，经过小清河流到魏桥这儿的，可买胶的人就是越来越少了。刚开始生意不行的时候，老邵还很纳闷，难道人们不吃阿胶了？不会啊！有钱的人只要还吃面，就会吃阿胶。后来，老邵才慢慢打听明白，他这胶坊不行，是因为济南通火车，开埠了。

老邵叫邵清江，算是老魏桥人了。相传，古代时，魏桥这里没有桥，地名也不叫魏桥，具体叫什么也都没人知道了，不过流传最广的是：曹操做济南相的时候，顺着河道游玩，看此地物产丰饶、人们安居乐业，唯一不足的是有河流阻隔，两边人来往不便，有恶霸、大户把持码头，普通百姓深受其害。曹操镇压了大户，建了一座石桥，后人感其恩，称其魏公桥。谁知，魏公桥的名字叫了近千年，没人觉得怎么着；宋元后，曹操从好人变成了坏人，叫着魏公就不舒服了，遂慢慢改称为魏桥。因交通便利，渐渐发展为一方重镇。

这魏桥的交通方便，可不是一般的方便。从魏桥沿小清河往上走一百多里就是济南，省府、大城市，省府里自然是当官的多，当差的也多，当官的和为管家服务的人自然是有钱，有钱人多了，吃穿住用的自然就多。济南四周也产不了多少东西，省府里那么多人的吃喝哪里来？当然是从全省各地运来，甚至从全国

各地运来。从魏桥沿着小清河往上走能到省会济南也没什么大稀奇，很重要的是从魏桥沿着小清河往下走三百多里就是渤海，一个地方一旦通了海，就不得了了，海里的好东西多着呢！特别是这渤海，水不深、浪不大，利于捕捞，那大对虾、螃蟹、小黄鱼、黄河口的刀鱼，可劲儿让省城的高官富户们不知疲倦地夜夜摆宴、顿顿坐席。就是吃不起海货的小老百姓，也离不开这小清河上的船队，一日三餐的食盐总归要吃吧！那也是通过小清河从羊口那边运过来的。这小清河一溜五百里，哪里都能停船，按说单凭这一点，未必能让魏桥发达起来。魏桥的真正发达，还是和朱棣皇帝很有关系的。自从朱棣把都城迁往北京，这天底下的好东西自然都是往北京送，青州、掖县、城阳的好东西往北京走，从济南就转远路了，最便捷的就是走魏桥跨过小清河，再往西北走十五里路就是黄河，过了黄河摆渡，就直通北京了。这样一来，魏桥自然就成了胶东到北京、济南到上海的陆路、水路交通中转站，几百年来一直是兴旺不衰，就是清朝的满人来了，也没改变这里多少。

老邵家在这魏桥几百年了，这个族谱上都有记载，错不了。族谱上记得很清楚，祖上是从山西大槐树那里迁过来的，算算到老邵这代正好是十八辈。最早的祖上当然不是熬阿胶的，这个老邵不承认也不行，因满世界的人都知道这阿胶的祖传地在济南、兴旺地也在济南，不但山西没有阿胶，中国的其他地方也没有阿胶，这个事实改是改不了的。可活该老邵家祖上转运，燕王扫北的时候，济南成了他的心头恨地，谁成想人家后来坐了龙廷。不过这人爱记仇，发誓不吃济南的贡品，皇帝不吃，那三宫六院就更不敢吃了。可济南有个好东西，什么好东西呢？是阿胶。有人说，那阿胶不就是驴皮做的么？有驴的地方就该有驴皮吧！有了驴皮不就能熬阿胶了？那么想就不对了，全国大多数地方都有驴，可别的地方没有济南的水，不用济南的水做出来的胶就不叫阿胶，叫驴皮胶，不正宗，自然也就是二流的东西。可这朱棣性子硬、嘴巴严，株连十族的事情都能做出来，不用说就是忌忌口的事了。可这阿胶他自己不吃不打紧，那些后宫不吃就不行了，那可是养育皇子、肩负着皇家的千秋大业的身子，吃二流的东西那哪行。可皇命不可违，内宫医生就想了个变通的办法，遣人寻了魏桥这地方，作为熬胶的基地。那朱棣皇帝呢，也就睁只眼闭只眼装糊涂。皇家看中这里，自然有看中这里的由头，这熬阿胶不是主要看水么？这小清河的水，就是由济南泉水汇聚而成、淌过来的，熬出来的胶，比济南的也差不了多少。皇家用的东西，自然是京城高官们趋之若鹜的上品。百十年下来，这魏桥熬胶作坊也多了起来，差点儿成了正

宗的阿胶产地，竟然压过了它的发源地济南，名声大振了起来。可惜，老朱家的天下没有世世代代永留传，后来满人坐了北京，恢复了些从济南采购阿胶的做法，可内务府每年还是从魏桥这里弄些，京城的不少权贵，吃魏桥的驴皮胶成了传统。胶东不少到北京做生意的，采购一些也是送人的好东西。

至于老邵家从哪一辈子开始熬胶，如何学的熬胶的手艺，老邵也说不准。其实，老邵也没有正儿八经熬过胶，也就是打过下手。说得真实些，从老邵爷爷起，他们熬胶的作坊就走下坡路了，特别是长毛子一番折腾，差点儿没让他的铺子关门。老邵爹接过胶坊来，本想弄好了、弄大了，把一个大产业交给儿子，可眼见四邻的胶坊一家家关门，最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没有阻止停止熬胶的命运。幸亏老邵爹人缘广、为人活络，老邵接手的时候，成了济南松鹤堂胶坊的代销点和驴皮收购商。

《 2 》

老邵的这个掌柜当得很突然。本来身强力壮的老邵爹，张罗完了他的婚事，接着就张罗老二清海的婚事，就等着抱孙子了。可惜不知得了什么怪病，竟然三天水米未进，一命呜呼了！老邵爹的年龄不大，平时身体还壮实，突然地离去，让人很是惊恐，议论很多，有人说是被皇帝下台吓死的，有人说是不能熬阿胶愁死了。可怜那老邵，新媳妇还没搂够，就承担起了当家作主的责任。

老邵很是感叹命运的不公，本来生的是大东家的命，最终成了贩驴皮的，甚至都不算是真正的驴皮贩子。真正的驴皮贩子还能预测行情，低买高卖、囤货居奇，说不定熬几年会发个横财，可是他只是给人家在魏桥附近代收驴皮、运到济南，赚个差价，再从济南捎回阿胶，摆在自家的门头上，能卖多少算多少。

好歹老邵爹爹往上数已经三代单传了，老邵这弟兄两个，祖上留下的家业大，地段好，还有三顷好地。老二清海成亲前就在济南芙蓉街置了铺面，说不回魏桥了。老二还真能说到做到，老邵爹死后，老二果真只要了那个铺面，把老家的宅子、地，一股脑都让给了老邵。

老邵家在魏桥的主街上，也是镇上最繁华的地方，坐东朝西一溜四间的门脸儿挨着大街，最南边的是大门过道，往里是三进深的院子，原来的胶坊已经弃之不用，成了盛放驴皮的库房，但高大的堂屋，掩饰不住曾经的兴盛。老邵家的对

面是魏公酒坊，是坐西朝东的门脸儿，他们门对门、脸对脸，多少代了，两家生意都越做越大，感情越来越好，在魏桥镇也都算是世家了。

魏公酒坊的东家不姓魏，姓范，叫范有才，取名魏公酒坊，估计是为了借魏桥的名声而来。老邵家和老范家是对门，因不是同行，平日里关系要好得多。老邵家的胶坊兴盛的时候，老范家明显地不行。酒那个东西是大路货，喝酒的人虽多，但是做酒的人也多，魏桥这方圆几十里内，就有大大小小几十家酿酒坊，不少大户人家都有自己酿酒的器物，逢年过节自己酿制一部分自家用，就是寻常百姓人家，也会酿点米酒对付对付坐月子、串门子。可做阿胶就不那么容易了，几十道工序下来，一般人做不了；还有，吃这阿胶的，可都不是一般人，非富即贵，有时上面来人催着要货，不谈价，这就是魏公酒坊比不了的了。可世道变了，老邵家的胶坊败落了，成了收驴皮的；老百姓虽然一日穷过一日，但范家的酒坊却越做越好了起来。

老邵人很好，就是有些嘴碎。都说老邵年轻的时候不嘴碎，算是很稳重一个人。看来人嘴碎不嘴碎，是能变的，如果熬胶坊开着，他能顺顺利利接过来，指挥着手下的十多个伙计，过年过节祭祭祖、拜拜财神爷生日、红白喜事走访走访当地的名流就够他忙活了。那样的话，他也嘴碎不起来，会是一个很稳重的人。可他没那福气，成了收驴皮的驴皮贩子，天天走街串巷、吆吆喝喝，恐怕不嘴碎也会变得嘴碎了。况且，周游四乡八村，小道消息多得很，得到的消息自然比老范多，两个人没事的时候常坐一块。

“我说皇帝死了、天下就大乱了，没皇帝镇着，不乱才怪呢！”老邵这话说了好几年了，老范听着耳朵都听出茧子来了。

“没事，皇帝没了，有你就乱不了。”老范知道老邵心里想说啥。

“和你聊正事，别打岔岔。”老邵道。

“又有啥新鲜事？”老范道。

“听说日本人从青岛撤了。”老邵道。

“撤了？够呛吧。”老范道。

“真的，昨天去周村，听说从济南拉了满满当当一火车当官的往青岛赶，就是为了接管青岛！”老邵说道。

“走了？我不信，狗嘴里能吐出肉包子？染坊里能退出白布来？”老范还是有些不相信。

“还不信我说的？溥仪刚当上皇帝我就说，一个三岁的小屁孩，我就说他当

不长，你还不信，后来怎么样？”老邵脸上浮现出得意的神色。

“你说得对，不过奖赏的那嘴巴子可不轻快吆！”老范道。

老邵一听这个，脸上不自在。这老范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不过怨不得老范，老邵也是开着头让人家提那一壶。原来，老邵挨的那个嘴巴子能记一辈子。老邵是他爹的掌上明珠，当时老邵还不叫老邵，充其量也就叫小邵，当他爹听说两个半大小厮在议论那个事情，那可是杀头的罪过，直接领回去给了两个耳刮子，不过没打脸，打的嘴巴。那嘴肿得老高，半个月才消下去。当时的老范也不叫老范，充其量只能叫小范。当小邵爹把这个实情告诉了小范爹，小范爹让小范少和小邵凑合，小范还嘴硬，说是小邵说的，他们挨着那么近、他没办法不听。小范爹一听他还嘴硬，提着小范的耳朵，差点儿没给揪下来拌了凉菜。

“这事我还能撒谎？造谣都造不出这样的事来。”老范道。

老邵和老范一个在柜台里、一个在柜台外，两人聊得正欢，进来一背着蓝布书包的男孩，喊道：“爹，渴了。”老邵一看儿子回来了，赶紧给倒上一杯水。这娃是邵清江的大儿子，是老邵二十岁那年添的，祖上按五行早给排好的序，清江排水字辈，五行中的水生木，儿子的木字辈赶到了“檀”。算命先生说此子命中缺木，有人建议叫檀森，清江差点儿就动了心，请教了族上最有学问的老师，老师说既然“檀”字已有木，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三为万物根本，三木就可、四木就多余了，故弃“檀森”、取名“檀林”。清江还有个姑娘，老邵二十三岁那年添的，老师说命缺水，遂取名檀潼。这老邵儿女双全后，媳妇就没再开怀，老邵也乐得清闲。

这檀林正在喝水，就听门口有人吆喝：“邵老板好呀！”老邵一听心里就一紧，当看到人时，心中更是叫苦，都是老熟人——区里的税警。老范一看这三人来了，肯定没好事，税警都是开铺子的阎王爷、催命鬼，自己不能再在这里掺和，立马抬屁股走了。

老邵和老范还嘀咕过，这都民国了，辫子都能没有了，怎么这税警就不能给灭掉。看来，这收税的比皇帝都厉害、缺不了。税警是肥差，这个老天爷都知道，本街本巷的就很难拉下脸来干这事，这带队的头目小李子是码头那边过来的，刚来的时候不到一百斤，瘦瘦巴巴、满脸菜色，两年下来就白白胖胖了。

老邵一看，这堵门口里了，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顶上去，道：“李局长好。”

“邵老板，最近生意挺好？”小李子道。

“李局长，您看看，连个人都没有呢。”老邵刚才还兴高采烈的脸色，唾沫星

子乱飞，一下子如同吃了苦瓜，沉了下来。

“这满屋子不是人？”税警知道老邵和他打哈哈，也不气。

“可生意不行呢！”老邵道。

“为啥生意不行？”小李子道。

“没人买货。”老邵道。

“为啥没人买货？”小李子道。

“老百姓没钱。”老邵道。

“为啥老百姓没钱？”小李子道。

“老百姓穷。”老邵道。

“为啥老百姓穷？”小李子道。

“天旱，地上不长东西。”老邵道。

“对了，你算说到点子上了。我说邵老板，最近半年没下雨了，上面有命令，督军要给求雨，你这个店铺，得十块大洋。”小李子道。这老邵和小李子转了一大圈，终于没逃出小李子给他设的套套。

“十块大洋？也太多了吧。”老邵道。

“多？你说龙王不下雨、地上就不长草，没有草那驴始终是个驴驹子，长不成驴啊！没有驴，你上哪儿收驴皮。还有，这天上不下雨，地上就不长庄稼，老百姓就没钱买东西，你这铺子怎么开张？十块大洋，那是龙王看在督军的面子上，你自己花十块钱请龙王试试？”老邵说了一句，小李子给他回了十句。

老邵一看这样不行，忙道：“等等，来屋里说话。”

老邵把小李子叫到里屋：“局长，你看看，我这真没生意，减减半吧！这孩子还上学，学费都交不上呢！”老邵失去了争辩的勇气，哀求道。

“那你叫我来里屋什么意思？”小李子怕老邵说不出口，提醒他。

“这个——这个么，兄弟辛苦，买包烟抽。”老邵说罢，从口袋里掏出两块大洋，拉了一下小李子的手，放到他那肉乎乎的手里。

“就两个？”小李子看着老邵道，“那出去说。”小李子接过那两块大洋，放入口袋。两个人从里屋一前一后踱出来，继续磨牙，实际上是磨给那两个人听。

“局长，现在胶坊都不该叫胶坊了，多年不熬胶了，确实不行了，孩子读书都交不上学费了。少交点儿吧，等生意好点的时候，再多交。”老邵又和他从头开始。

“那哪行！这是上峰的命令，我不把税交上去，如何交差？”小李子装作严

厉地说道。

“局长，十块太多了，真拿不出。两块吧？多了真没有。”老邵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两块大洋，心里疼得要流血，这相当于一张驴皮的价钱呢！

“你们觉得怎么样？”小李子看了看后面那两个伙计。那俩伙计没做声，小李子回过头来说：“看在你老邵是老人的分上，这一次宽限宽限你，以后再补上。”

看来，这龙王爷恋旧，袁世凯死了好几年了，还是稀罕这袁大头。当老邵把两块大洋交给税警，那两个伙计狠狠地瞅了老邵一眼，他们知道小李子在屋里收了好处，没给他们。这就是官大一级压死人，小李子那么忙，抽出时间来拉着他们收费，不就是为了从这些大户里面弄点儿？那些讹不出东西来的店铺，小李子是没空去的。

还别说，袁大头交上去不久，雨就下来了。不过，那雨可不是一般的下法，连下三天三夜，直下了个沟满壕平，小清河都满满地漾了出来，可怜小清河南岸的人，腿脚利落的跑了出去，腿脚不利落的，又喂了水鳖。

“你知道？别人求雨都是三叩九拜，督军不那样，直接把炮架在千佛山上打。估计是把天打漏了，怎么不把济南城里那些王八给淹死。”老邵听来的传言有些道理，那些钱买了大炮是真的，可没伤着龙王的半片鳞甲，只不过是轰下一个督军，又上来一个省长。这乡下人感叹世道变化快，十年来皇帝没有了、巡抚没有了，冒出了总统、总理、督军、省长、大元帅这么多新鲜词，可老邵嘴皮子不闲着的脾气改不了。

虽然日子难，老邵和老范的酒还是没停下。老范常说：挣钱不挣钱，先喝个肚子圆，反正酒是自己家做的。喝了酒，两个人还聊。

“这日子，以后怎么过，兵荒马乱的。”老范说道。老范平时不太爱想事，想多了烦；平时也不爱说事，说多了自己也烦。不过喝了酒就完全两个人了，脑子转得飞快，嘴巴比脑子还快，往往脑子一闪，还没想出结果，嘴巴就说出来了。

“是很难，现在这么乱，谁知道以后怎么样，我们还好说，可娃娃们还小啊。”老邵说。

“我说老邵，咱俩说得着，孩子们也都说得着，我看栓林那孩子很好，我那妮子敏莲和他也说得着，要不给他们定个娃娃亲吧。”老范说完，连自己都吃了一惊，自己以前并没有认真想过，这喝了酒，忽然记起前两天的事情，脑子一闪，就扯到娃娃亲上了。

前些天，济南来的老柳给老范捎来了些甘蔗。这甘蔗本是南方普通物，可在

北方就属稀罕物了，老范就给老邵也送了些过去，孩子们没见过这东西，很是稀罕。老范的儿子敏国都十岁了，肚子很能盛得下东西，几节甘蔗“咔嚓、咔嚓”下肚了，还是馋，就偷了敏莲的甘蔗给吃了。当敏莲知道自己的甘蔗没有了气得直哭，可哭也没用，那甘蔗早在敏国的肚子里转了一个圈出来了。正好檀林来找敏国玩，看敏莲哭甘蔗，就回去拿了自己还没舍得吃的给了她。本来老范想揍敏国一顿，檀林还说：“大伯，我的就是敏莲的，她吃了，和我吃了一样。”感动得老范不行，夸这孩子义气、懂得疼人。

老范刚才借着酒劲儿，脑子一闪，想到这事儿，就说出来了。老邵一听，当是玩笑话，不过他也看着两个孩子说得来，就顺着老范的话道：“那敢情好，不过我可省了酒钱了。”

“你真那么想过么？”老范听老邵那么说，也更认了真。

“他们还小，你没这么说，我还真没这么想。不过你一说，我倒看着他们两个好，这几个孩子，就他俩能合得来。”老邵道。

“我看檀林找敏国玩，是解闷；敏莲和檀林在一块，是真正高兴。”老范道。

“你也看出来了。”老邵道。

“你觉得怎么样？”老范道。

“我觉得也好。不过，我们先这么定，十年后的事儿，他们自己再定好不？”老邵道。

“这样吧，我们私下说好，也不用其他人知道了。”老范道。不过，自此之后，两家更是亲密，赶集串店的，往往都一块行动。

《 3 》

日子虽然一天难过一天，可还要过，穷日子自然有穷日子的过法。虽说春天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可毕竟天气不冷了，万物开始复苏，马齿苋也露头了，白白的槐花开过后、又出来黄绿的榆钱，这都是穷人们聊以果腹的好东西。这小清河两边的人们尤其幸运，河里的小鱼、小虾是常见到的。若有足够的耐心，傍晚下了网子、笼子，清晨早早取来，一般不会空手。有些技艺高的人，连续几天下来，倒能弄几十斤小鱼小虾，用盐腌了，用面裹了，用油炸过，摆到庙会上，换些零花钱用。

魏桥的庙会上，可不仅仅有油炸小鱼小虾。方圆百里的人们，姑、姨、舅、姥姥家，凡与魏桥沾点边的，大都会过来转转看看，买些割麦用的镰刀、准备过麦吃的咸鱼等等。俗话说“一年一个四月八，有钱没钱来耍耍”。故这四月八的魏公庙会，往来的客商极多，不但有从济南顺着小清河下来的，也有顺着小清河上来的客商，甚至不少河北的客商也跨黄河到魏桥来。每年的这个时候，老范家、老邵家依旧是准备好酒菜，迎接来赶庙会的亲戚们。庙会这天，镇上锣鼓喧天的场面，扰得孩子们坐不住，老师们也有事，学堂里也就放了假。为了安全起见，早有镇上人把这魏桥南北大街的两头给截了，不再让外地车进来，是庙会上太拥挤，怕他们进来了出不去。

吃罢早饭，大人们忙着自己的买卖或招待远来的亲戚，是没空领着孩子玩耍的，孩子们也乐得大人们不管。去年庙会上敏国把看西洋镜的钱买了鸡屎糖，自己吃了一大半，敏莲告了状，敏国差点儿挨老范的巴掌；今年他们也早商量好无论如何要把那西洋镜看了。

人山人海的庙会上，桥头拉洋片的那老头还在，依旧是消瘦的脸庞、戴着眼镜，站在车子边吆喝：“快来看来、快来看，西洋镜一年一大变，今天不看会懊悔，要看又要待来年——”这眼镜瘦老头吆喝得卖力、吆喝得也好听，但还是围着看他的多、掏钱看西洋镜的少，大都还是舍不得那几分钱。

“大爷，多少钱看一看？”檀林他们跑过来，问道。

“一个孔四分钱，三个全包一毛。”瘦老头像唱一样地吆喝道。

“大爷，一毛，三个全包了。”敏国神气地说，好像那都是他的钱。

四个人、三个孔，可怎么看？敏国可不管那个，先占了一个边上的；檀潼小，也要自己一个；最后只好敏莲和檀林一个，檀林和敏莲两个人还在让来让去的时候，那小锣小鼓啼里啁啾地响了起来，只听那眼镜瘦老头唱了起来：

“大上海的马路没有泥——，大上海的轮船高——如山——，大上海的大世界人——潮涌——，大上海有大奇——观——”

“檀林哥，你看看。”敏莲说着，把头别到一边，檀林赶紧趴上去看了一眼“大上海”。

“看完十里洋场的大上海，再来看看咱们的省城济南。”那眼镜瘦老头唱完了大上海，又继续唱道。

“敏莲，你快看济南。”檀林说着又赶紧让给敏莲看。

“也许各位小看官想知道，济南在哪里？从咱这魏桥看西南。快马两时辰，

坐船只用大半天。十二马路大商店，东西多得买不完。火车通到南京城，往北是天津北京——再走就出了那山——海——关——”抑扬顿挫的声音，让敏莲都忘了让檀林看。

“各位小看官还想知道济南有什么吧？济南是有山有水也有泉。山是什么山？山是那千佛山；山上有什么？山上有神仙；神仙干什么？神仙看清泉。泉是什么泉？是那趵突泉，天下第一泉、万年流不完。泉水去了哪了？去了神——仙——湾。湾里无蛇蛙，人们心神安，取名大明湖，湖中有佛山，到底先有湖、还是先有山，到底先有山、还是先有泉，要是没有泉，哪来的神仙湾，大家快来看，这就是——济——南——”

随着瘦老头的锣鼓声停下来，敏国还没从刚才的胜景中回过味来，趴在上面不肯下来，被后面的人拉出来。

“济南有啥？”檀林问。

“你没看？”敏国道。

“没来得及。”檀林道。

“檀林哥，太好看了，都忘了换给你看。”敏莲瞅了一眼檀林，露出了不好意思的神情。

“你怎么搞的，也不让檀林看一下，还两口子呢！”敏国一听忙说道。

“谁两口子？你们才两口子呢！”敏莲噜嘟着脸，装出一些不高兴的样子。

檀林没捞着看西洋镜中的济南，看敏国那脸上的得意劲，便装得很不在乎，成心气他道：“没事，等哪一天去济南看我叔叔，我就天天看济南，看西洋镜里的算什么！”

“檀林哥，你去济南带我么？”敏莲道。

“谁也不带，就带你去。”檀林说道。

“也带我——”边上的檀潼一听不带她到济南，急得叫了起来。

“檀潼，别听他馋人；他俩去济南，等驴年吧！”敏国觉得看到了西洋镜中的济南，心中是无比得意。

《 4 》

晚上，清江全家在围着餐桌吃饭，清江对媳妇说：“孩儿他娘，明天是我去长山收驴皮的日子了，明天得早点儿起。”